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四六回 馬如飛明激江標 馮志堅暗會周信

話說張欽差寫了書信，正然打發張三預備過江，忽見聽差的拿進一封信來，封面上字不見，心中好生奇怪！忙把信拆開一看，不巧不曾見字，那末後的兩隻酒壇、一把鐵錘，早已露出來了。張欽差曉得濟公來信多分是因為這事，隨即就著人關照張三不忙動身。然後把信打開，但見上面寫著道：「你這欽差真可笑，叫你早走你不早，訛舛不到半時辰，帶累聖旨遇強盜。聽了千金一席言，寫信要問和尚要。和尚事件□分多，馬家有事跑不掉。特為著髮髻頭奴，送來聖上旨一道：你去放賑並管工，□月初□我就到。妖精不是舊妖精，到了這日便知道。信中之言要關神切莫當做蓮花鬧。」

張欽差看完，見後面抄著聖旨一道。又看了半晌，方知秋水大漲，衝倒車羅五裡兩壩，叫他賑濟荒黎、監督壩工、查點水怪，心中感激濟公不過。到了次日就發了起馬牌，由平望到廣陵，由廣陵到秦郵，就帶了幾名得力的家人，星夜趨程而去；又著人把家眷送回鎮江。這俱按下不表。

且言濟公信中因何說道「馬家有事」這句話，請問究屬是那個馬家有事，家裡有的什麼事呢？而且聖伯特為提到，把這一件事看得甚重，又是什麼原故呢？只因這一件事關合小西天甚大，將後破金光寨八門的主將皆在這件事裡。閒話少說，我且把馬家的事慢慢說來。這馬家就是馬如飛，他自從平望同濟公分別後，回了鎮江家裡，曉得外面事件不大好管，真個閉戶不出。一日江標、馮志堅兩人突然的眼淚滴滴的走得來說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！蘇蓮芳八月□六跟同劉香妙在臨安大鬧皇宮，已送了命了。」馬如飛一聽，觸動師弟之情，也覺有些難過，便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不論本領好歹總要務正。」說著，又指著江標道：「你今日聽說蘇蓮芳鬧宮送了命，就代他哭呢，你曉得你大鬧玉山縣，也幾乎同蘇蓮芳一樣嗎？」話言才了，直聽外面有人敲門，江標就要去開門，馬如飛就關會道：「無論甚人來找我，都說我不在家。我今夜得了一兆，大約多凶少吉，你切切不可讓面生可疑的人進來！」江標道了師父之命，跑到門口將門開了半扇，搭眼一看，見門外一個□多歲的小和尚，見江標就問道：「借問一句，這裡有位馬道長馬如飛可在家麼？」江標見他說話動情，就曉得是個會手。忙回道：「家師不在家，出外雲遊去了。」小和尚當由油中拿出一帖，交待江標道：「令師回來，就說在下由汴梁特為過來奉訪，明日再來罷！」

江標答應了一聲，走進門來關好了門，將一封帖拿到給馬如飛，接過一看，但見上面寫著「後學周信頓首拜」。馬如飛望了半息，猛然想道：「嚟！禍事到了。我聽說汴梁五常名頭極大，他本是周同周老先生的五個兒子，他們皆是做的的神功，能用灰星將人打死，自己卻刀槍劍戟不得受傷。此回他來訪我，這事倒很有些扎手呢。」江標道：「師父莫弄舛了，我見他是一個和尚裝束。」馬如飛道：「這事你不清楚。現今宋金分治，兩國稽查，只有和尚通行兩國皆無拘管。周信委實必係周同的第五百，他還有四個哥哥：一名周仁、一名周義、一名周禮、一名周智，他就叫個周信，所以人稱他們為周家五常。你們如不相信，且同我到門外望望，給你們一個憑據是了。」隨即站起身來往外就走。江標、馮志堅跟在後面。但見馬如飛走到門前才要開門，忽然指著門道：「來來，你們不信來看，已經是有了憑據了！」江標、馮志堅朝門上細細一看，覺到隱隱約約有三隻巴掌印，就同畫的一般。馬如飛便把門推開，又叫他們到外面門上去望，也是一樣。馬如飛見他們看過，便把門搖了幾搖，只見門上碎木屑直飛，那門上齊齊整整的三隻手印統統透過這邊望那邊。饒到江標他們這樣本領，也就有點咋舌。馬如飛道：「不但如此，他走的這條路你可再去查點查點看。」馮志堅聽說，就毛著腰在地下尋找。可巧不巧的把一隻腳套住周信的腳跡，突然把這只腳朝下一限，足有二尺多深，連忙拔起便喊江標。江標便走來幫同順著路上看去。但見一步一步的腳印，所過之路皆變虛沙，一踏多深，二人這才信師父的話不舛。

復行走回屋裡，那馮志堅年紀本輕，到底有些孩子氣，苦囁囁的說道：「師父，周信若來，這便怎樣對付他呢？」馬如飛還未開口，直見江標雙眉倒豎把胸前一拍說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：三□六天罡七□二地煞，各有各的本領，難道真個就懼怕他不成？」馬如飛道：「皆不是這樣說法，也不能怕他，也不能大意，平心而論，我同周家弟兄較量起來，也沒多大吃他的虧。他全是硬功，我全是軟功。他怕我只有兩眼，我怕他只有腎囊，分別高低的處所。不過他現今在功夫頭上，我年紀已大，到了打退堂鼓時候，要在你們這少年時候，大約今天我就要去找他了！」馮志堅聽說，忙問道：「江師兄，那廝走的時候，他可曾說住在哪裡嗎？」江標道：「你這人好沒眼睛，他拜帖背後不是注得清清楚楚嗎！」馮志堅看了一看，也不開口。過了一息又向師父問道：「適才你老人家說，得一不祥之兆。請問是什麼說頭，可說了大家參詳參詳也好。」馬如飛道：「說來真個奇怪，我也同住在這個屋裡似的，忽然門外來了一隻斑毛大蟲，我就同他鬥，不料鬆了一著，被他在襠下咬了一口。我覺到疼了暈過去，過後又渺渺茫茫的同多少大蟲皆到了天宮裡。我自己一看也變做一隻大蟲，也覺到你們也是兩隻大蟲跟著我走，那天宮當殿還有一隻大蟲，朝著人笑嘻嘻的。你們看，這個夢可是凶多吉少嗎？」二人想了一會，也想不出什麼道理來。三人談了一會，皆各走去。

到了次日，馬如飛一早起身便把兩扇大門開放。他們道中有個規矩，凡有人來過訪，第一次來，就當了面你只管回他不在家。第二次來，你如真不在家就把門關好上了鉤鎖；你如懼怕不敢會他，他把門一推轉身就走，以後勿論何處遇著，要先給他請安；要是準備同他會手，便將門大敞四開，這是他們的規矩。所以這日馬如飛準備同周信會手，就把兩扇門開著等候。到了早茶過後，江標已經到來，馬如飛就叫江標到外面買了幾張黑紙，用蘆柴紮了幾個方框，將紙糊得同方摠子一樣，一面擺了一張；又到後面挖了兩石黃豆，就由屋門鋪到紙摠前面，一邊一行，用手理得齊整整的；上面又用紅豆嵌了「客位」兩字，下首又用綠豆嵌了「主位」兩字。

佈置已定，直見馮志堅氣粗氣粗的跑得來了，忙把江標旁邊一扯，低低的說了一陣。馬如飛大為疑惑，忙問：「甚事？」馮志堅笑道：「不是別事，昨日來的那人我已經會過他了，據徒弟看來也沒大了不得！他就住在竹林寺第三進，那樣蹊景怕的弟兄五個皆來了。他那會客的處所，也同師父一樣。但他全是半寸長的利口尖刀，兩邊有兩塊板釘在上面，坐的兩長椅子也是這樣。徒弟見面之後，他便先走到旁邊將鞋襪脫去，這才邀請人座。我一見就嚇呆了，要是不脫鞋襪；這叫做當面塌台；要是脫去鞋襪，徒弟又恐怕吃受不起。正在猶疑，忽然裡面走出一個，也是和尚頭，便朝周信道：『兄弟，你可曾請教人家是軟功是硬功嗎？』周信倒也好，隨即就向徒弟來問。徒弟便回道：是軟功。那人便走進房去拿出兩張紙，鋪在小刀上面。徒弟見到有紙，便有主意了。當下束一束腰，就同周信在天井裡走了兩轉，將勁提足，然後我由紙上，他由刀上，各歸座位。他就問我可是馬道長的門下？我回道正是。他說了一句名不虛傳。跟後就請茶，送徒弟出廟，末了還向徒弟恭恭敬敬的作了一揖。」馬如飛聽了這句說聲：「不好了！你沒得命了。」隨即走到馮志堅面前，代他把衣服解開看，但見有二指寬一條血痕，由上至下足有五寸。馮志堅初時並一些不覺，及至一經看明，果真就有些麻澀澀的疼。馬如飛道：「但有一法，你趕緊到後院去不住腿的走，走一伏時能嘔出瘀血方保有命。」馮志堅嚇得眼淚滴滴向後院走去，又向江標道：「若是我死了，請師兄總要代我報仇。」江標此時只氣得恨不得把個周信暫時打死，方泄心頭之恨。

正然怒氣勃勃的，直聽門口一人高喊道：「請問一聲馬道長可在這處嗎？」馬如飛聽見連忙迎出，但見周信頭戴束髮金剛如意箍，身穿蟹青分行細布納，腰束絲綜，足登鐵頭鑲黃僧履，年約□三四歲。看官，那周同傳授岳武穆槍法的時候已有五六□歲，怎麼到今日還有□多歲的兒子？列位有所不知，他們是真做工夫的人，多大歲上功夫到家，雖到一百歲總是這個樣子。要論周信此時已將近四□歲，只因他□四歲上就得了功夫，所以到今日還是這樣。就此一端，馬如飛可見得在他之次了。馬如飛就到幾□歲軟功雖好，還未能造到完全的地步，所以便一日老似一日。但是八成軟功，可以同□成硬功見個平手；假使八成硬功，要遇著□成軟功，那就丟醜不及的了。閒話體提，卻說馬如飛把周信估量一陣，曉得他本領□足；周信也把馬如飛一看，但見他並非道家裝束，頭戴

折紗英雄帽，身穿密扣繡花緊衣，足踏單梁戰靴，年約五□多歲，短短幾根鬍子支在嘴上，就這走路等情，周信也就看出他的本領，不□分在自家之下。兩人暗暗彼此羨慕。周信便向馬如飛拱一拱手，馬如飛也向周信抱拳當胸，客氣非常。把一個江標在旁邊氣得要死，恨不得暫時師父就同他翻臉，便好伸出拳頭出一出氣。畢竟馬如飛同周信這一會，不知怎樣結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